

追寻亚丁的另一面风景

■紫夫

入秋之际,亚丁景区里的沟壑山岭已是金黄遍野了,山溪瘦水清冽,却是载着落叶飘忽悠然。进山马邦的铃声依然是盖过了寒鸟晨鸣的清脆,叮叮当地震得树梢上的叶片儿颤抖不止。这个季节仍然是游客如织,且大多数是背了相机来“留此存照”的。闹山麻雀般的热闹场面相比轻柔无骨般的溪流潺潺之间的区别就大明了,只是游客一味地去观望那些日月经轮恒久不变的山水景象,无暇顾及这些小细节罢了。

在被誉为佳景路口的扎灌崩,游客的嘲声更为显著。站立此处,前行却要由自己选择了。往右去冲古寺、卓玛拉措,观仙乃日神山倒影湖中;卓玛拉措位于仙乃日下方,是最接近仙乃日雪峰的地方。它的湖水直接与仙乃日的冰雪相接,没有什么地方能如此完整而真切地感觉仙乃日雪峰带给你的震撼。往左却是进观央迈勇神山的去处;央迈勇雪山的景观组合十分奇妙,悬谷冰川分布在锥形雪峰的腰部,冰川之下雪线一带三角形的倒石堆一字排开,再往下冰雪融水形成的帘状瀑布直泻而下,雪峰之下森林、草甸、溪流,让人留恋忘返。眼前与天相接处夏洛多吉神山竖立在冲古草甸的尽头,拔地而起,三姿锥形峰以蓝天为背景,近处蜿蜒、草甸、森林、流水、牛羊的映衬下别具一种神秘的美丽。对于亚丁的三座神山,通常记录是:坐落于川西南的横断山脉的贡嘎岭地区,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交融会合的地方。由于这个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和生物多样性,从19世纪中后期,逐渐成为最吸引西方科学家眼球的地方。英国和法

国的探察队几乎走遍横断山,甚至每一条沟,每一座山,但奇怪得很,从来没有人靠近过亚丁,即便他们有几次都几乎走进,却最后还是和亚丁失之交臂,直到1928年的某一天,某个人,这个人就是洛克。1926年,在探访木里王国的途中,洛克第一次从远处看到了亚丁雪山——贡嘎日松贡布雪山(即我们通常说的亚丁三神山)。这是他看到雪山后留下的文字:“1926年,在探访木里王国的途中。我曾看到这座山体的一峰,巍然耸立在远方林立雪峰之上……”两年后的1928年,世界因洛克了解了亚丁,洛克走进亚丁就是因为两年前那不寻常的一瞥所驱使。

如今,我也来到这里,面对某种前行的选择,我却陷入了一种“孤独”境地。这种“孤独”不是无助的,因为我也可随大流入山观湖或是进沟朝山,仰或是朝拜一堆嘛呢石或是静卧于一方草坪深吸山野的清新气息,但我的思绪却无法阻止地进入了一个深沉欲解的状态。相比80多年前洛克进入这里,我们是不是来得太轻松了?据记载:当年洛克能够如愿以偿地前往亚丁,得益于他和木里王的良好关系以及木里王在这个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因为贡嘎岭地区长期被地方豪强和土匪占据侵袭,作为外界人要想进入这个地区没有任何生命保障。1928年3月,洛克和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成员来到木里,请求木里王帮助他到稻城贡嘎岭那片雄伟的山脉进行考察。当谈到考察亚丁的计划时,木里王告诉他们,那一地区全名叫贡嘎日松贡布,根据藏族的宗教,夏诺多吉(金刚手菩萨)、央迈勇(文殊菩萨)、仙乃日(观音菩萨)分别住在那里的三座雄伟的雪峰之上。这三座雪山是贡嘎岭周围山民的

山神,如果有外乡人胆敢进入这个地区,在被抢掠一空后会被杀掉。不过贡嘎岭地区的匪首叫德拉什松彭,由于木里王允许他经过自己的地盘去攻击四川境内的其他部落,因而关系较好。在洛克的恳求下,木里王亲笔给贡嘎岭匪首德拉什松彭写了信,信中措辞强硬,声明一支美国考察队要到贡嘎日松贡布周围科考探险,要求所有的土匪不得打扰。不久德拉什松彭回信,同意洛克一行前来考察,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洛克因此而获得成功。那个时代的亚丁,原本就是个土匪嘛喇的山野境地,一般人真的不易进入了的。所以,1928年下半年,洛克打算再次探访亚丁贡嘎岭山脉。当他们尚未步入稻城境地的途中,一个信使带着木里王的一封信赶来,木里王在信里劝他取消计划,因为就在洛克考察队前两次对雪山进行考察后不久,大量巨大的冰雹打坏了地里的青稞,当地山民认为是洛克一行惹怒了神山,这是神山发怒的信号。贡嘎岭首倡扬言:如果洛克胆敢再次踏进他的地盘,他将不会听从木里王的意见,抢劫并杀死他们。洛克深知土匪们的凶残和野蛮,便接受了木里王劝告。这样,贡嘎岭地区再一次关闭了,洛克一行以后再也未能到过亚丁。了解这些当年的故事,我们就不难理解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得以延续下来的某种原因。

如今如我等这般实属“游山玩水”的闲客能轻而易举地进入亚丁,当然是得益于现代的交通工具以及现代的人工设施。这就是进入亚丁景区后让我沉思的原因。这种“现代化”的介入,是对亚丁的保护还是另一种“破坏”?可能谁也不会去思考也不会去破解。这必竟是个经济

发展的时代,发展旅游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问题是躯体进入生态美景与思想进入必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我意外地遇到了一行由木里徒步数天进入亚丁的现代探险驴友,据称他们就是重走的当年洛克进入亚丁的老路(简称“洛克线”)。现代绝大多数游客的进入与从前洛克的进入所使用的交通工具迥然不同(从前是步行,至多骑马,现在是坐车,甚至飞机,稻城机场已通航。)方向其实也刚好相反。我们稍稍了解一下地理就明白:眼前竖立天边的夏洛多吉神山其实就是亚丁与木里地区的交界处。从东进入,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夏洛多吉神山,而从西边的稻城进入,第一眼看到的则是仙乃日神山。有的事不能够也不可能追究其因的,实质上回到的仍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尽量的“保护”还是一种无奈之举中的无意“破坏”?亚丁景区的保护措施是够先进的了,如草甸之上的人行便桥、人工造型的栈台回廊的精心点缀等等。我们还能有什么不安而自责的呢!

去年秋末,我的一行摄影朋友,不畏高山严寒,幸运地拍摄到了一组亚丁野岩羊的照片,让我从忧思中震撼了:那是亚丁山野天寒地冻的日子,几乎看不到更多游客的身影。野岩羊立在山林岩路上深情的回望,前赴后继越过山溪冰流的娇姿;那一天,他们还拍摄到了川藏高原极少有人看到的“冰虹凌空”……还生态与自然,如果人与动物能够和谐相处,如果人与自然能够相互理解,如果……对于亚丁的回望我的思绪瞬间洞开。

在真正的美丽面前,人是会失语的,但沉思却不会抑止。

梅心不可寄

■江初昕

入冬以来,陆续的下了几场雪。望着外面雪白的原野,思绪飞驰,不知山寺里的那几株红梅着花未?雪霁放晴,暖阳一抹,踏着不及融化的积雪,向山里寂寥的峡谷诗意进发。

崎岖蜿蜒的山路在雪的掩盖下,竟一时无法辨别,往返几次,终觅得通往山寺小径。雪地里隐隐的有深浅脚印,看来寂寥的梅还是有人惦记着的,想到这里,我不由的笑了。“扑”的一声,一道晃眼的白光倏然而落,冷不丁的吓得心往回紧缩。这团松散白雪委于一地,空山幽谷越发的显得空灵。山寺已经颓废,也许就是这种破败的荒凉才彰显出梅的矜持与自尊,只是为了告诉自己,不在乎这样的艰辛跋涉。无花时,我不是来欣赏它那不落的绿叶。有花时,我也不会采摘,它那芬芳的枝头,我总是人神地看着,它那被无情的冰雪寒风敲打后,那一树累累伤痕的肌骨。面对那段剥落的庙墙,面对这累累伤痕的梅枝,空谷遗香,名花寂寞,又有谁能抚慰它那蔓延千般愁绪的不解情怀?

轻柔如柳的暖风,可使百花怒放,只有梅花能在凛冽刺骨的寒流中微笑;清凉甘甜的春雨,可让万物争奇斗艳,只有梅花能在冰冷无情的霜雪中伫立,展示那独一无二的妩媚。也正是这样环境才锻造出,独具清雅宜人的幽香,冰肌玉骨的

标致,高远逸韵的圣洁,极尽优美的风姿,凌霜傲雪的意志,从而使它成为独步天下的完美精灵。

坐在颓废的山寺前,我的思绪沉寂了,让思维的琴弦,在寻梅的路上踏歌而行;让现实的悲喜,在寻梅的季节里独自轮回。眼前的那几株红梅傲然绽放,松散的残雪一如贝多芬的E大调弹奏着一曲雄壮浑厚的乐章,那是生命华美的赞歌,那是不屈精神崇高的礼赞……

生命总会时常出现,不能承受之重与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此时怨天尤人没用,唉声叹气没用,唯有在心中默念着“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诗句。

赞梅花的诗词不计其数,在骚人墨客的笔下,梅花也是千姿百态。喜欢林和靖的著名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又有“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的句子。我喜梅,对梅花的敬仰则是久存于心,在我的心中梅花是一种安之若素,淡定从容,处之泰然的完美精灵。

恪守对冬天的诺言,素颜朝天,把一抹红的花瓣,一缕幽清香留给了严寒,留给了苍白世界,留给了红尘一段精彩。更喜欢李清照《孤雁儿》一詞:“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小风疏雨潇潇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康巴诗汇

祥云飘过

■张建国

伴着晨曦
一朵祥云飘过
高原、雪山、草甸、牧场
挤奶的姑娘
簇拥着成群的牛羊
黑色的牦牛帐房
升起袅袅的畅想

乘着清风
一朵祥云飘过
河流、原野、森林、山岗
歌唱的飞鸟
振翅向澄净的远方
绿色的家园

播种崭新的希望
沐着阳光
一朵祥云飘过
城市、村庄、大地、海洋
晶莹的雨露
滋润着干涸的土壤
金色的稻穗麦芒
翻滚丰收的波浪

乡村记忆

泥火盆的温暖

■佟才录

关于泥火盆儿的记忆,来自本家的一位大伯母。幼年的冬日,母亲常会领我去大伯母家串门,每次去都会看到大伯母围着被子坐在土炕上,面前放着一个取暖用的泥火盆。

大伯家生活困难,冬天买不起煤烧铁炉子取暖,而大伯母又患有一种很罕见的病,特别怕冷,于是大伯便用马粪与黄粘土掺合在一起和成泥,再用一个模子做胚,依葫芦画瓢手工制作成泥火盆的泥胚,再把烧饭的铁锅从灶台上拔下来,把制好的泥火盆泥胚放入灶膛里,再把铁锅倒扣在灶台口上,往灶膛里填人柴草烧制一天一夜,结实耐用的泥火盆就出炉了。心灵手巧的大伯还在泥火盆的腰身上刻画上一些简单的图案:两只鹅。

有了泥火盆,大伯母的冬天就过得舒服多了。虽然泥火盆散发的热量不大,但近在咫尺的泥火盆还是令大伯母感到非常温暖。泥火盆也给大伯和童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大伯平时没什么喜好,就喜欢在晚饭后抿上两口酒。大伯的下酒菜就是房檐下挂着的那几串红辣椒。吃完饭时,大伯伸手拽下几只红辣椒,伸到泥火盆里一出溜,红辣椒因受热急剧膨胀,噗的一声,释放出一缕儿糊香,颜色也由红变黑。大伯腿坐在炕桌前,很享受地抿一口烧刀子酒,咬一口烧得黑糊的黑红辣椒,一盅酒下肚,大伯的脸上便泛起红色的惬意。

大伯母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已嫁人,小女儿在邻村读书。大伯大

伯母很喜欢男孩,要不是大伯母有病在身不能再生,也许就会有小三小四出生。所以我一去,大伯大伯母就特别高兴,他们家也没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大伯母就叫大伯去拿几个土豆,大伯母用小铁铲扒开泥火盆里的火灰,露出红彤彤的火炭,然后把土豆埋进去。在等待土豆烧熟的间隙,大伯母还会抓出一把黄豆粒儿或苞米粒儿,撒在泥火盆的沿儿上。只一会工夫,黄豆粒儿或苞米粒儿就窜出一股白汽,接着一缕儿奇异的香味弥漫满屋。大伯母用火铲把烤得焦黄的黄豆粒儿或苞米粒儿扒拉出来,擦干净后递给我吃。好香啊!我吃得甜嘴麻舌的。等我吃完了烤黄豆粒儿或苞米粒儿,泥火盆里的土豆也烤熟了,大伯母把它们扒出来,撕掉烤焦的外皮,掰开来,一股儿馨香沁人心脾。我一口气把它们消灭得干干净净,然后摸着鼓鼓的暖呼呼的小肚皮跟着母亲回家了。

大伯母的病越来越重,几年后离开了人世。在整理大伯母的遗物时,生前陪伴大伯母的泥火盆不知该如何处置。哥哥说,大伯母走了,它也该功成身退了,摔碎了算了,也省得大伯日后看了伤心。母亲忙阻止说:“别摔啊,你大伯母一辈子怕冷,到了那边儿恐怕也离不开它,就让它陪着你大伯母一起去那边吧。”自此,我们村子里最后的一个泥火盆,就这样随着大伯母去了另一个世界。

如今,泥火盆早已随着那个时代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那个曾经给了大伯母温暖,给了我童年欢乐的泥火盆,将永远烙印在我生命的记忆里。

雪花

第2261期

倾听者

■毛桃

我算得上是跑马山的倾听者吗?跑马上对它的倾听者说:如果你顺着北边那条道上跑马山,你就会见到殊异于从南边道或中间道上跑马山所见到的景致;跑马山四季的景致是不同的,它们各有千秋;如果你是来为观景而来,那你最好不要在有有很多人上山的时候上山,而且,最好是走走游道……

仁青卓玛所摄的跑马山雪景使我对跑马山的喜欢又增添了几分。她倾听到了三月的跑马山在雪后初霁的某天早晨所讲述的一个仙气飘飘的童话故事。雪地上,一串细碎的松鼠足印像一条灵秀的花边,遗落在岸然笔立的“白松林”边。

这天,几位文友在谈到来访的一位文友所写的一篇关于康巴汉子的文章时直言道:你写的那个男子不是真正的康巴汉子。

按我的理解,来访文友所写的那位男子是不具有典型性的康巴汉子——她不能以点代面地用他来代表康巴汉子。她可以把他作为一个特殊的汉子来写,但持有他就是康巴汉子的观点就不妥了。显然,作为过客的来访文友是未能成为康巴汉子的倾听者的。

对于跑马山来说,我或许算得上是一位倾听者。但对康巴汉子和康巴,我算得上是一位倾听者吗?当然,也有这样一种过客,他碰巧遇上了一位典型的康巴汉子,他碰巧成了康巴汉子的倾听者,他碰巧与康定汉子的本质相遇了,但这样的情况毕竟是不多的。一般说来,要对跑马山、康巴汉子、康巴有个准确的认知,还真需要人对其进行长久

地接触和了解。光长久是不够的,更需要一种接触和了解;直接也好,间接也罢,都需要一种接触了解。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尽管长年都住在康定,但他们通常只在“四月八”转山会的时候才随波逐流地上跑马山,他们算不上是跑马山的倾听者,他们与过客般的外来者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我是这样界定某某事物的倾听者的:我把那些能倾听到某某事物“声音”的人称之为某某事物的倾听者或某某事物的心明眼亮者——他们是能发现某某事物本质的人。他们看问题看得全面、透彻,他们感觉敏锐,判断精准,他们说出的话,写出的文是普遍能让人信服的。

正如局部往往不可能代表全体一样,我从来就不认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跑马山就意味着真实客观的跑马山是不存在的,而告诉我们什么是客观真实的跑马山一职就得由跑马山的倾听者或心明眼亮者来充任。

这还使我联想到了那些如过客般的写作者、摄影者的“幻想”作品。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往往只是事物的某一方面,但他们却把其表现的那一方面夸大成了事物的本质,或夸大成了别的什么事物,以致离题万里。如果一位摄影家把他所拍摄的任一座寻常的藏寨都处理成了像天堂一样的处所,那他的作品肯定是存在误导的;如果一位小说家认为他所塑造的那一众小说人物就是藏族而那一众小说人物所给人的印象却是俄罗斯人或哥萨克族,那他的小说肯定是存在纰缪的。他们可以被称之为幻想大师、虚构大师、唯美大师,但却不能说是藏族和藏寨的倾听者。



倾听。松吉泽里 摄影

记者笔汇

农事

■王朝书

今年,我们又喂了一头猪。猪,养在小琴家。小琴家的猪圈离房屋比较远。另外,小琴家有化粪池,猪粪可以得到处理。所以,猪粪的异味不会传出,不会影响人的生活。我买了两头猪。我们一头,小琴家一头。我出买猪的钱,小琴出劳动力。她负责扯猪草、喂猪。

去年,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养了一头猪。过年时,我们杀了一头一百五十斤左右的猪。宰杀后,先生吃到鲜嫩的猪肉,发现,味道如此鲜美,和街上的猪肉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街上的猪肉,嚼在嘴里,瘦肉犹如木头,肥肉有油无香。吃了用粮食和猪草喂出的小猪肉,先生对街上用饲料养出的猪肉简直难以咽下。

今年,我们决定再喂一头猪。先生和我,随着年龄增长,愈发依赖猪肉了。对农村人来说,一个家,少不了一头

猪。养猪,是一个家庭的主要事务之一。农村孩子,无论男女,小小年纪就要学会分辨猪草、扯猪草、给猪喂食。

小时,放暑假了,母亲给我规定的任务,就是每天扯两背篋猪草。两背篋,数不多,量却大。因为,母亲拿给我的背篋,可不是小背篋。那时,家家户户喂的一猪,都是没有添加饲料的,都是纯天然的。猪多,草,成了有限资源。尤其,玉米地锄了草后,猪草严重匮乏。猪喂得多的户人家,免不了要到别人家地里,偷。暑假,我的任务,除了扯猪草外,还要查看地里是否有人偷猪草。如果,发现玉米地里有人的影子,我就赶快回家报告给父母。由他们出面,将偷猪草的赶走。遇到这样的人,只有自认倒霉了。贫穷,让人顾不上脸面。

扯猪草,是一项辛苦活。夏天,玉米的叶子,割得人手臂疼。闷热的夏季,玉米地里,蒸笼似的。蹲在地里,要不了多长时间,就是一身大汗。为了逃避扯猪草,夏天,我最盼望的,就是下雨。下雨了,我就不用地了。我就可以将母亲种在地边,预备不时之需的一种叫锯割草的猪草,割了喂猪。锯割草的边就像锯子一样,有着锋利的边缘。等到锯割草割完了,我就将魔芋的叶子割下。魔芋叶子,碱性重。猪吃了,嘴会有轻微的麻木。所以,猪不太喜欢吃魔芋叶子。

养猪,不仅要给猪找吃的,还要给它弄窝。那时,农家的猪圈都是泥土修筑的。没有排粪设施。所以,必须割草给猪垫圈。否则,猪圈会成稀泥。猪就会感冒。为了给猪割草弄窝,夏天,父母通常会早起,到山坡上割茅草。那时,离村较近的山坡上的草,基本被割光。有时,人们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割到草。远离